

2020年8月5日

编辑:任维佳 实习编辑:向若云

三伏雨

路来森(山东)

不怕雨,飞来了,落到石榴树上,扑棱一阵,又飞走了。鸟,是雨中的精灵,会使窗上的玻璃溅上许多水滴,花儿一般地开放着。孩子们隔着玻璃,手指顺着雨点滑动,是想开出更美的花儿吗?

三伏天,北方进入了雨季。雨,下得大,下得稠,下得缠缠绵绵,像是有诉说不尽的愁绪,拉扯不开的情怀。天,总是阴沉沉的,空气中尽是淋淋漓漓的湿气。

雨,下得多了;人,也就闲散得多了。“入了伏,挂了锄”,庄稼人有了一段悠闲的日子。

大人们通常都憋在屋中,抽烟、喝酒、聊天。而孩子们,就喜欢趴在窗前,看檐上的雨,哗哗地淌下,在天井里泛着水泡,然后,流进阳沟之中,流到大街上,汇入汤汤的水流之中。窗前的石榴树上,结满了石榴,石榴还青着,也有一些刚刚泛红。或许,还会有一两只鸟儿,

这样的日子里,我的父亲,不喝酒,不聊天,只抽烟。他把一根长烟袋含在口中,不停地吧嗒着,手中,也不停地做着活儿。他会把用过的农具全都找出来,比如割过麦的镰刀,锄过地的锄头,刨过土的镢头等,放在堂屋中间,再找一些碎布,一件一件地擦,钝了的就放到磨刀石上磨。他知道,这些工具来年还会用的,就像庄稼人的日

子,得一年一年地走下去。那嚓嚓的磨擦声,穿透了雨的帘幕,是寂寞中的清吟。他做得很用心,很沉静,很缓慢,像在打磨自己的心情。慢慢地,一件件工具就亮了起来,能照出曾经的岁月的影子,父亲的脸上也堆满了笑容。工具,是庄稼人的依靠,我的父亲,钟情于这种依靠。

这种时候,我的祖母,通常也在做活儿,一件很单纯的活儿——搓麻线。她把一些丝丝缕缕的碎麻,放到小腿上,一点一点地,续着,吐着唾沫,用手搓成麻线。她也不说话,专注于自己手中的活儿,寂寞环绕着她,她却一点儿也不在意,岁月的

积累使她的内心如山一般的沉默。麻线一段段地拉长,长长的像是她经过的那些漫长的日子。祖母在为冬天做准备,冬天里,她要用搓好的麻线,为她的孙子、孙女,纳鞋底,做鞋子。祖母纳的鞋底是千层底,做出来的鞋子非常厚实暖和。那些年里,我曾穿着它,走过了自己童年、少年的路。

祖母,把夏天的温暖,纳进了冬天里。

雨停的间隙,天,会露出一团团的蓝,蓝得让人心醉。这个时候,我父亲就会和许多乡下人一样,走出家门、走向田野。这个时候的田野,绿得好像就要流淌出来

一样,把村头也染绿了。满山遍野,一片生机勃勃的惊喜。此时,父亲会和其他的一些农人一起站在地头上,望着这无边无际的绿。“水,算是吃透了。”有人在说。“是啊,地里够用的了。”有人在呼应。我的父亲没有说话,依旧沉默,但他的脸上却放着灿烂,像云隙里露出的那块蓝蓝的天。父亲知道,今年的秋稼保收了,今年的小麦好种了。

这个时候,家中的祖母应该正将她搓好的麻线,放到竹竿儿上晾晒着呢。线缕缕,丝如雨。

三伏天的雨,落得滋润,落得悠闲。淋湿了饱满的日子。



第505期

幽篁之美

钱续坤(安徽)

似乎有一些附庸风雅之嫌,但自从能够摇头晃脑地吟咏几首古诗词以来,我好像就深深地爱上了“幽篁”这两个字——这是多么完美的结合呀,无限的深邃与宁静里,透溢出的澄净情致,如那迷蒙的淡烟流水,含蓄不尽;构建起的空灵意境,如那葱茏的蔽天绿荫,恬静自然。

事实上,爱与被爱都是与生俱来的。我在情感上与幽篁如此地亲近,还是源于老家房前屋后的那片竹林。房前的竹林面积约有4亩左右,并且紧靠一条小河。河水在每年夏季带来的丰沛泥沙,会使得那一块的土壤特别肥沃。竹子每年在春天抽出的新笋都是一丛丛或者一簇簇的,而且,它们不像别处的竹子那样散漫无羁或杂乱无章,而是以“手牵手、肩并肩”的姿态密集聚生,然后以“丛”或“簇”的方式融入整片竹林。

当然,这片竹林有令我特别惬意的时刻,那便是烈日炎炎的酷暑。乡下孩子消暑的方式五花八门,而正午时分最佳的去处肯定首选河边竹林。搬张凉床,驮把摇椅,拿条板凳,随意地置于浓密的竹荫之下,仿佛真的有“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”的静美意境;但是要想象摩诘先生那样“独坐幽篁里”,几乎是不大可能的。因为农村孩子喜欢的就是热闹,无论呆在哪里都是聒噪不休的,就像躲在竹叶间高喊“热死了——热死了——”的鸣蝉;何况左邻右舍也早早“覬覦”了那方福地,只要手上没有急切的农活,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聚拢过去,侃些家长里短的闲话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,的确是一种美事。

既然不能“独坐幽篁里”,那么是否可以“弹琴复长啸”呢?琴自古以来都是文人雅士的爱物,但对于乡村布衣而言,便有些曲高和寡了,倒是父亲的那把楠木二胡可以派上用场。随着那唧唧呀呀的旋律响起,爱唱黄梅戏的母亲便会展开曼妙的歌喉,把一曲《小辞店》中的《花开花放》唱得是如诉如泣,如痴如醉。我们有时也会扯开嗓子,高喊几句或者干嚎几声,结果惊得竹叶间栖息的鸟雀,扑棱翅膀,四处乱飞。这种印象一直留存在我记忆的深处,以至于后来我读到李清照《如梦令》中的“争渡,争渡,惊起一滩鸥鹭”时,我情不自禁地露出了微笑。

其实比较适合聆听鸟鸣的,是我家屋后的那片竹林。其面积稍小,不过也有百十平方米,中间还夹栽有两棵桃树和一棵桑树。由于我的卧室紧靠这片竹林,以至于我每天清晨从睡梦中醒来时,第一感觉就是自己仿佛被细雨般的鸟鸣所包围——那叽喳喳的是麻雀,那婉转的是百灵,那呢喃的是紫燕,那甜润的是画眉,那悦耳的是黄鹂……雨夜静听竹叶摩挲的感觉也不错,有时如溪流潺湲,舒缓而轻快;有时如天籁自生,静谧而幽邃;有时如秋水成渠,澄明而安宁。少年不识愁滋味,但是隔窗听竹,心境却非同一般,所有的委屈、烦恼与困顿,似乎都会在相望中袅娜升腾——我想,古时的隐士肯定是受了这袅娜意境的诱惑,才会做出遁世的决定;聪慧的智者肯定是受了这升腾意象的驱使,才能心生无穷的向往。

我做不了隐士,体会不了“深林人不知”的旷远;我成不了智者,寻找不到“明月来相照”的知音。然而今夜能够将自己的思想放逐于幽篁之上,这岂止是一种美的享受,而是一种爱的馈赠!

蝶恋花

漆世平(四川)摄



露天而眠

吴建(江苏)

夏夜,囿在荫凉的空调房里,“嗡嗡”空调噪音烦得人难以入睡。于是,不禁回忆起儿时露天而眠的美妙时光。

四十多年前,我还是乡下一个懵懂的小孩子。那时候生活比较艰苦,大多数农家住的是小砖房,还有住茅草房的。由于房屋低矮,窗户小不透风,因此每到炎夏,屋里像个蒸笼,即使到了夜晚,房子里也是闷热难当。所以夏天日头一落,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把自家的院子打扫干净,然后将桌椅板凳搬到门外,用来吃饭、乘凉、睡觉。

我家门口是用竹篱笆扎的小院落,每到夏天,夜幕降临,我会帮母亲把堂屋里的八仙桌抬到院中央,摆上碗筷,等父亲回家吃饭。母亲还会在饭桌旁用干湿的

麦壳做蚊烟,驱赶蚊虫。吃完饭,母亲把八仙桌擦洗干净,我和几个姐姐就躺在上面乘凉。父亲拎着个小板凳去大槐树下找人闲聊,母亲则坐在我们身旁,一边用蒲扇为我们扇风,一边给我们讲故事。母亲讲的都是她小时候从外公那里听来的民间故事,或是一些民谣。听着听着,我们就酣然而睡了。

不光是自家院子里,树荫下、空地上或是河堤边,都是露天睡觉的好去处。每到夜晚,村民们就摇着蒲扇,拎着板凳,扛着门板,夹着凉席,去找荫凉的地方歇息。他们有的睡在门板上,有的睡在草席上,还有的睡在磨盘上,成为乡村夏夜一道别致的风景线。一开始,人们还在天南海北的闲扯调侃。渐渐地,月亮升起来了,蝉

鸣慢慢停憩。这时候,不知是谁先打起了呼噜,接着,四处传来时续时断的鼾声,不多久,有人便鼾声如雷了。风带着一丝余温,带着田间的青草味,像一缕一缕雨丝,徐徐地钻进人的鼻孔,浸润着人的五脏六腑,让人感到夏天的味道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火辣、无情。夏天在此刻显得很温情。

条件好一些的人家,就买一张竹床。竹床轻巧灵活,易于挪动,可以放在屋内,也可搬到当院里,罩上蚊帐,睡在里面没有蚊虫叮扰,既凉爽又舒适。还有些人家,干脆就将大床放在外面,三面围上塑料布,空一面留人进出。挂上蚊帐,睡在里面也很舒心。

露天而睡,有皎洁的月光当被,又有绵软的夜风为你拂散身上的燥热,更有小露珠为你洗去

疲惫和劳累,这是在室内床上所享受不到的惬意。想古人“天为衾、地为席”,是多么的豪迈浪漫。“酒醒只在花前坐,酒后还来花下眠。”更让人感受到唐伯虎与众不同的花下眠的柔美和恬静。听说欧美有些国家的豪华酒店把个别卧室做成“露天”,让住客与日月星辰同眠,使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,是多么的醉美和富有诗意啊。

结束了一天的劳作,辛劳的人们在大自然中安心入睡,有星星作伴,有月亮为侣,这种睡眠方式也许是世界上最低碳,最环保的睡觉方式了吧。可惜露天而眠只能留在美好记忆中了,而今农家都有了电扇、空调,谁也不会再去户外露宿了。露天而眠,成了我永远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池塘边的夏天

路琳(四川)

在乡下,那些池塘边的夏天,是属于听觉的。

喜欢在乡下的日子,这里有着一份难得的静谧,儿时关于这夏天的所有记忆里,唯有这乡下池塘边的夏天,最是让人刻骨铭心,记忆犹新。不管是白天,还是夜晚,这池塘四周,都会有那蝉鸣与蛙鸣声,这是整个夏日的主角儿,也是最唯美最动听的声音。其实,第一声的蛙鸣声响起时,我心中的那诗意的夏天,就算是到来了。乡下的池塘里,最多的就是这些青蛙了,它们一个个的有时藏身于那些水草的中间,有时 would 藏身于那密密麻麻硕大的荷叶下,它们会时时地发出那

呱呱呱的叫声,当你循声而寻觅它们的身影时,它们又会异常警惕地停止鸣叫,当你远离时,它们觉得自己的危险解除,就会再次恢复那呱呱呱的叫声,这场景就像是和你在玩捉迷藏的游戏,而且还是乐此不疲。

如果遇到大雨,在那雨后,这蛙鸣声就会更加的轰轰烈烈了,不知是何缘故,此时它们的叫声,会更加的欢快,似乎一个个卯足了劲儿,进行着一场比赛一样,被这些声音感染着,我的心情,也会莫名地好起来。

那时的乡下没有空调,就算是电风扇,也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。所以那时的乡亲们,吃完晚

饭,就会拿着一把蒲扇,走出家门,坐在这池塘边吹吹夜风,聊聊天家常。此时,夜风丝丝缕缕,带着最难得的清凉,天空上,繁星点点,身边,蛙鸣声声,时不时还会有那些萤火虫飞过,仿佛是一颗颗坠入人间的星辰,给人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。

如果说,蛙鸣声是雄浑低沉的,那蝉鸣声,就是嘹亮激昂的了。它们的叫声,被很多人嫌弃,嫌弃它们的话噪,我倒认为,没有了蝉鸣的夏日,内心会是空落落的,就像是在春天里,没有遇到一场花开一样,就像是在寒冬里,没有遇到一场大雪一样,那种缺憾,会让人耿耿于怀。

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家伙,

藏在那些茂密的枝叶间,发出那清脆嘹亮的叫声,仿佛巨大的树林,仿佛这人间,都是它们做着最美演绎的舞台,仿佛永远不知疲倦,真正爱这蝉鸣的人,这些声音,不是话噪,相反却是一种安眠曲儿,只是听着,就能让人瞬间入眠,不管是夜寐还是午休。

这截池塘边的岁月,是关于整个夏日最美好最温柔的记忆,每次想起,心中都会泛起如池塘清水般波光粼粼的回忆,而那些欢笑声蝉鸣蛙鼓的声音,都像浓浓的乡音一般,刻进我的心里。以至于后来的许多年里,一想起这池塘边的夏天,心中的甜蜜与幸福之感,像是斟满的美酒,把我的心灌醉。

伏了声声

周存亮(河南)

入伏后,在大自然的舞台上,伏了悄然登场。

初见伏了,惊艳于它的娇小精致。我曾循着声音,在院子东边那棵老榆树上见过伏了。它和蝉形状一样,大小却不及蝉的一半,鬃更突,羽更薄,背上满是青绿色的斑块,乍一看,像一件玉器珍玩。伏在榆树上,和树皮几乎同色,如果不鸣叫,即使走到跟前,也难以发现。

伏了的叫声,低沉幽远,高一声低一声,长一声短一声,为满眼青绿的夏日增添了别样的韵味。听很久了,能应景似地幻听成各种意境:少年时,听着像是在老街路过的救护车,“嘀都嘀都”地彰显着分秒必争的急促;后来,又像电视里那弓腰驼背的打更者,不停地吆喝“天干地燥,小心火烛”;很多时候,又像课堂上的老师,边敲桌子边喊“伏天要完了,伏天要完了”,提醒我们珍惜时间,努力学习。

伏了太小,是不能像粘知了那样去捕捉的。我们大多在粘知了的竹竿顶端绑上一张捕蝶网,像捉蝴蝶一样,小心再小心地候它闯进网里。伏了多在高处,又行动迅捷,很少能捕得到。后来央人用网子捕到一只,放在新扎的蛴螬笼里,它很娇羞,无论如何拨弄,都不肯出声,待你等不及转个身走远时,它会突然叫起来,“伏了,伏了”,还没完没了。

年少的记忆中,伏了是坚持时间最长的乐手。到了八月,在满世界的秋虫唧唧声中,依然有伏了在嘶哑着喉咙歌唱,那么执着,那么美丽,又那么悲壮。坐在运粮河边的我,静静地聆听,聆听它来自盛夏的遗音,听着听着,就忘记了悠然吃草的山羊,忘记了草丛跳跃的蟋蟀,忘记了河床里不断东去的流水,直至忘记了心中的烦恼。